

## 追忆我和袁鹰的共度岁月

胡世宗

的眼睛……

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访问到当年给红军摆渡过江的三位老船工,其中一位张朝满是给毛主席摆渡过江的人啊!他们三位虽已年迈,却体力强壮,精神旺盛,硬是用一条大木船,像当年摆渡红军过江一样,把我们送到对岸,指给我们看毛主席指挥红军过江的那个山洞。我们在这山洞前留下一张铭记终生的照片。

还记得重走长征路那一年,和袁鹰在昆明参观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最著名的是一幅长联。当年,我拿出本子抄写着:“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我没有料到,这500字长联在当年刚过半百的袁鹰心中早就烂熟了,他朗朗背出,竟然与我抄到本子上的一字不漏,一字不差,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怎样的记忆力啊!幼年的袁鹰在家乡江苏淮安读过三年私塾,四书五经、古文唐诗,极为熟读,喜欢背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鵑休向耳边啼”一类古句诗。当时给我的震撼就是要想在写作上不断长进,除了深入生活获取尽量多的素材之外,还必须熟读古今中外的名篇,能多背诵下来最好。袁鹰对郁达夫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和高尔基的“写你最熟悉的生活”最为赞赏。

在文艺和新闻圈里,袁鹰的记忆力是出名的。1977年,我在解放军文艺社评论组帮助工作,有一篇舞剧《蝶恋花》剧组的文章,需要弄准毛主席《蝶恋花》这个词公

开发表的时间。问了剧组的编导和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都不准。副社长张文苑让我打电话问问袁鹰同志。电话打过去了,袁鹰立即说出了《人民日报》发表这首词的年月日,并且说了发表在第几版的什么位置上。

袁鹰大学是教育系毕业的,当过几年中学教员,教过中学语文,也教过历史和地理。他喜欢接触孩子,他说孩子的心灵是最纯真,最美好的。他时常参加北京少年宫和一些学校组织的中队会、篝火晚会、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他愿意做孩子们的“大朋友”。我多次到袁鹰家做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精美的挂盘,画的是一个孩子的肖像,在书橱玻璃后面,还摆放着一排色彩鲜艳的小小绢人。

晚年的袁鹰仍有一颗不泯的童心。他始终用一双孩子似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变化莫测、隆隆前行的世界。他的诗歌《和爷爷讨论共产主义》《小红军长征记》,都力求在小读者中传承红色血脉。

袁鹰的儿童诗,追求思想性、形象性、音乐性,用适合少年儿童欣赏角度和审美要求,歌唱祖国,歌唱英雄,歌唱劳动,歌唱革命传统,歌唱理想,歌唱团结和友谊,歌唱未来。如在《小队会餐》一诗中,写到孩子们亲手种的青菜、亲手栽的玉米、亲手喂的小鸡、亲手钓的小鱼来会餐:“米饭煮得焦黄,为什么还是那么香?饭里有我的汗珠,滋味可就不一样。鱼汤忘了放盐,为什么一点不淡?汤里有我们的笑声,那可比什么都鲜……”孩子们读了获得了其中的答案:“只有热爱劳动的人,是最愉快的人!”袁鹰在《少先队员游鞍

山》一诗中,直接喊出:“家乡有那么多大平炉,哪一座不能把我炼成钢?”表现了鞍山生、鞍山长的孩子实在而又充满诗意的远大志向。

我特别难忘袁鹰先生工作时全神投入的状态。在编辑办公室里,他很少闲谈,经常戴着花镜,默默地长时间地看稿、看报样,或拿着修改的大样匆匆走进其他编辑的办公室去交流。在家里,有时他像一位修表的老师傅,一副眼镜、一支笔、一副深蓝色的套袖就是他的日常标配……

早在1964年6月13日我在连队当兵时,就买到袁鹰的散文集《风帆》,我在扉页上用诗写下我当时的读后感:“青春做风帆,不泊死海湾。愿扬万里波,永远驰向前!”12年后,我在袁鹰身边工作时,在一个星期天,袁鹰请我到他家做客。我把这本1963年7月出版、1964年4月第2次印刷的书拿给他看,请他为我题字。他戴上花镜,认真翻看书页中我用钢笔随读随写的感言和勾勾画画的道道,他写下“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录刘禹锡句,写在十余年前旧作上。请世宗同志批评指正。袁鹰 76.1”。这段写在《风帆》环衬页上的字句,展示了他勇于告别昨天、大步进取、开拓文学创作新征程的信心和勇气,令我无比的感动。

1982年的冬天,我们在一起谈到当代的诗坛,袁鹰十分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说:“无论如何,诗不能只写花草草、山光水色。诗应该反映时代,成为时代的强音。”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在前进,人民在前进。”

## 月光下的母亲

逢维维

真是没想到,在食堂,我竟被摊煎饼的师傅绊住了脚步,任朋友三番五次地催、拉、拽,就是不走,瞪大眼睛,看着师傅的操作。只见师傅在摊好的煎饼皮上依次放入红的酱料、绿的蔬菜、黄的薄脆、白的芝麻,娴熟地从下向上翻卷,再左右对折,不一会一张又一张色彩饱满的煎饼果子在折折叠叠、反反复复中像胖蝴蝶飞到食客们手中。

我正是被这折折叠叠的动作吸引住了,叫我如何告诉朋友呢?在折折叠叠中,我想起了我的老母亲。

儿时,吃罢晚饭的母亲,总会习惯性地把目光瞥向天空,像在等待着什么。不一会儿,月亮像一面镀银的“铜锣”,从山脊上爬上来,顷刻间白花花的月光,洒在无遮无挡的农家院落,天地间一下子亮堂了起来。此时母亲早已回到屋内,借着月光的亮,把白天收下的大家人的衣服,一件一件铺展在炕上,用手缓慢地抚平衣袋的皱褶,手过之处,像熨斗熨过似的,平展展的;袖子、领子、下摆,左折右折,正翻反翻。小小的我发现,月光下,低头折叠衣服的母亲好美。美得我不敢大声喊叫。多年以后,在徐志摩的诗中,我才知道,这种美叫温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在我看来是独属于母亲的。

也是在这样的折折叠叠中,在月下,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从腰上解下钥匙,打开家中唯一带锁的箱子,从堆叠的衣服、被子、棉花、布料中,从箱子的最底层摸索出一个白布袋子,袋子上还有模糊的没有洗净的毛笔字,那是姥爷给我们邮寄花生时写的地址。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从里面取出一个蓝花手帕子,一层一层打开,露出藏在里面的“宝贝”。原来是厚厚一沓花花绿绿的钱,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母亲看着它们,满意地把它们卷成一卷一卷,细细密密地缝在我贴身内衣里,嘱咐我在城市读书,要照顾好自己……而我在母亲的絮叨中被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月光下,母亲的脸依旧那么温柔。

还是这样的折折叠叠,在月下。初为人母的我把毯子铺在床上,其中一角向内折出一个小三角形,将宝宝头部部位放在折角位置;再把宝宝的左手贴身放平,用毯子盖住他的左手和身体;抬起宝宝的右手,将毯子边角塞入他的右侧后背;提起毯子的底角,覆盖宝宝的身体……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折折叠叠反反复复中,我越来越像母亲了。谁的襁褓里没有折折叠叠的“月光”呢?谁的背角里没有来自家乡折折叠叠的“月光”呢?谁的眼睛里没有母亲这轮可以折叠的“圆月”呢?

清代学者张潮曾把人生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从窗中看月;第二种为在庭院望月;第三种则是站高台上玩月。我不知道母亲属于哪一种。我只知道,母亲喜欢借着月光的亮光干活。那里不仅有嫦娥有玉兔有月饼,更多的是在折折叠叠的月光中,引领我们日复一日地向圆满接近,把日子过得像肥沃的田野如花似玉,亮堂堂。

## 驿路上的唱和

尤 鉴

在秋日的树林中,一片叶子正轻轻落下。白居易吟诵“故人千里,新蝉三两声”,秋来了,他在思念谁?

一个是15岁就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天才少年,一个是14岁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明经及第的惊世神童,白居易与元稹两个中唐时代的天之骄子,他们才华横溢,志趣相投,惺惺相惜。那个年代书信远,车马慢,他们聚少离多,却留下了1800余封书信以及近千首互赠诗词,这份友谊可谓千古传奇。

1200多年前的一个立秋日,白居易来到长安东南的曲江池畔,秋风乍起,他写下《立秋日曲江忆元九》“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白居易在苦苦思念元稹,想必元稹也同样在思念他。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两人的应答诗中,此类的诗句是随处可见的。

白居易与元稹相识于公元803年,这一年元稹24岁,白居易31岁,两人同登科第,一起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相见恨晚,他们一路游览一路写诗,相互唱和。后来俩人仕途坎坷,分别被贬,一在江州,一在通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

白居易与元稹两个人在诗词中争奇斗艳,同时在感情上满是深情厚谊。“元白唱和”的诗词,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元白体”。白居易写下一首《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稹则写下和诗《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鵑声。”这首诗前两句回应白居易读元稹诗读到天明的事情,后两句则说:今夜我也效仿你,在通州满山的风雨杜鵑声中读你到天明。

白居易在江州,想念元稹便在屏风中写满元稹的诗。元稹在通州,相隔万里,就在闽州开元寺的墙壁上写诗遥寄白居易:“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闽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白居易梦见元稹,写诗问他:“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元稹沉痾难愈,自料是活不久了,就写信给白居易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白居易和元稹之间,相交30余年,聚少离多,正如元稹所写“只得两相望,不得长相随”。从壮志满怀到宦海沉浮,无论是在繁花似锦时,还是在蹉跎岁月中,他们都将欣赏与思念,化作大唐驿路上源源不断的诗篇。

## 黑板上种植满天的星星

(外一首)

马正凯

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的你  
年轻得像我的姐姐

她把黑板当成了天空  
每天  
种植大把大把的星星  
而她眼角的星光  
却一天比一天暗淡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内心里都装着  
一颗又一颗星星  
再后来  
我们走夜路的时候  
星星就一颗又一颗地跳出来  
遣散了所有的暗

雪花满头落的我们  
坐在拎着春风的葡萄架下  
不谈往事中的爱情  
只抚着记忆的长竿  
钓当年  
一颗又一颗星星  
羊角辫提着一米阳光  
一抖再抖

而种植在黑板上的星星  
就会你挤我拥地跳出来  
让我们在走夜路的时候  
少了三分寒  
让我们的脊梁  
长出一枚又一枚青松

### 一棵开花的树

当春风把你枯树叶一样的手  
轻抚  
让你家临街的那扇窗  
摆开  
可曾看见一棵开花的树  
正笑靥深绽  
你的老花眼  
还能看清我的模样吗

我的每一个枝丫上  
都有你的青春  
站成风

今夜  
请允许我将满枝满丫的笑靥  
在你梦中摇落  
让你把在四季的风中  
走丢的青春  
捡拾起来  
让我永远都是  
一棵开花的树  
为你枝叶纷披  
为你把幸福的记忆  
摇曳

内心里为你藏着一尺阳光  
再为你将十万片云彩  
背起来

## 芹菜的幸福

闫耀明

妻子下班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向我展示她在菜市场买到的芹菜。看,多水灵多鲜嫩的芹菜。我却在她手里的芹菜上看出了问题。你咋买带根的芹菜呀?妻子认真地冲我抖了抖那芹菜说,芹菜根有妙用的。我没有在意。

妻子在学校当班主任,有中考压力,时常失眠。她便每晚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听中医专家讲各种养生保健知识,还大动干戈地在本子上做笔记。我猜她说的妙用,大概是与“养生堂”有关。

今天晚上,我们包芹菜馅饺子,清香的。说着,妻子开始哗哗地清洗芹菜。我看到那芹菜确实很鲜嫩水灵,青青翠翠的。妻子告诉我,那个卖芹菜的是农民,这芹菜就是他家菜园种的,从芹菜根带着的泥土看,是那种松软的菜园里的土,而且那个农民很淳朴,像这芹菜一样淳朴。难怪妻子像淘到宝一样高兴呢。在城里长大的妻子,每天买菜,倒是比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更懂农家的菜园。

我和妻子都爱吃芹菜馅饺子,那种特有的清香让人着迷。《诗经·鲁颂·泮水》中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一句,意思是兴高采烈地去泮宫水滨,采摘芹菜,以备大典之用。这里的芹菜是水芹菜。《本草纲目》中说,芹菜分两种,即水芹和旱芹。水芹生长在水边,旱芹则生长在平地。清朝袁枚《随园食单》则定义芹菜:“芹,素物也,愈肥愈妙。”

中国人食用芹菜自汉代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种时令蔬菜已经成为家庭餐桌上经常出现的美味。尤其是日光温室大棚的出现,更是使芹菜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因此,古代的文人墨客都对芹菜饶有兴致,写下了很多赞美芹菜的诗文。苏轼有“西畴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句,杜甫则有“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句。我比较喜欢的是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晚春田园

杂兴》中的一首七言绝句:“紫青莼菜卷荷香,玉雪芹芽拔薤长。自擷溪毛充晚供,短篷风雨宿横塘。”范成大用小船、水塘、风雨夜这样几个意象,为我们勾画出了暮春时节的乡村景色和农家生活。而弥漫其间,是带着淡淡荷香的莼菜,像薤草一样长的溢着清香的芹菜芽,为雨夜小船上独宿的诗人平添了一种乡下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芹菜作为大众化的食材,古人对芹菜的食用似乎比今人更为讲究,更加文艺。睡前翻宋朝林洪撰写的《山家清供》,记载着一种用芹菜作为主要食材的羹汤,名字颇为雅致,叫“碧涧羹”,意为用芹菜做羹汤,清淡而又馨香,如同碧绿的山涧一样,因此唐代大诗人杜甫写下了“青芹碧涧羹”的诗句。林洪引用杜甫的诗句为芹菜羹取名“碧涧羹”,诗意弥漫,也摇曳着文人雅趣,妙极。

在古代,芹菜不仅是美食,而且有其精神层面的寓意。学子们在进京赶考时,都要采些芹菜插在帽子上,因而读书人又被称为采芹人。可见,小小的芹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多么紧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辽东大山深处的一家工厂工作。车间里勤



本版插画 董昌秋